

軒轅訣

傲絕天下

4

茶弦 著

得軒轅者得天下

浩氣悠，茫茫劫。

妖氣起，金甌缺。

山河表里，人鬼莫辨。

人亦有时殒，鬼亦有时灭。

一缕忠魂无断绝。

成耶败耶，尽在軒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軒轅訣

4

傲絕天下

茶弦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轩辕诀. 4, 傲绝天下 / 茶弦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3

ISBN 978-7-5502-9256-7

I. ①轩… II. ①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1680号

轩辕诀. 4, 傲绝天下

作 者: 茶 弦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出版策划: 王 铭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特约监制: 黎 靖
策划编辑: 黎 靖
I P 运营: 覃诗斯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朱明月
封面绘图: 吴 莹 唐自焕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7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7印张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256-7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軒轅訣

4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凶宅妖兽	001
第二章	喉啞拟音	016
第三章	虎麟臣相	029
第四章	红颜祸水	043
第五章	冤家路窄	057
第六章	百密一疏	070
第七章	阴差阳错	085
第八章	扬刀立威	098
第九章	凿壁龙门	111
第十章	地窟谜骸	125

第十一章	山海合盟	138
第十二章	居心叵测	151
第十三章	命途多舛	162
第十四章	引蛇出洞	174
第十五章	聚啸成兵	187
第十六章	阴阳至尊	199
第十七章	伯仲难分	211
第十八章	两败俱伤	224
第十九章	香消玉殒	236
第二十章	折戟沉沙	250
尾声		266

第一章 凶宅妖兽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天边日昃月盈，海上潮起汐落，晨暮轮替、浪涛升沉，但岁嗟荏苒。

自打那晚见到双星泯坠后，冯慎便愈加发愤，宵衣旰食、夙夜匪懈，就连香瓜亦觉寸阴尺璧，时刻也不敢蹉跎。

又过了月余，“潜龙号”再次泊靠在了万象岛的海岸上。近三年来，霸海双蛟带着心腹喽啰在沉沙与万象二岛间数度往返，早已是轻车熟路。待得船只停好，一行人搬箱扛柜的，径自走上岛去。

还没等望到小木屋，远远地便瞧见香瓜垂着双脚，坐在一块大礁岩上怔怔出神儿。

霸海双蛟见状，便大笑着上前招呼：“香瓜妹子，瞧咱们哥俩又送什么好东西来啦？”

岂料香瓜一抬头，脸却拉得更长了。“大龙、二龙！谁让你们来的？”

刘占海一怔，道：“这不快到腊八了吗？咱们提前弄了些年货过来，省得到时候不赶趟……”

刘占川也道：“是啊香瓜妹子，那里头还有些上好的衣裳、首饰，是咱们哥俩派人专程到陆上去给你置办的……”

“俺不要！”香瓜突然跳下礁岩，推着霸海双蛟等人便要赶。“你们走！你们快走啊！”

霸海双蛟傻了眼，“香瓜妹子，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香瓜一跺脚，泪花莹然。“大师父要赶俺和冯大哥走……说你们一来，就是俺们离岛之时……大龙、二龙，俺不想离开他们，俺不想离开万象岛啊……”

众人越加奇了，“香瓜妹子，莫非你们是闯祸了吗？道长他们为何要赶你们走啊？”

香瓜抹了把泪，正要开口，不远处却传来了冯慎的声音：“占海大哥、占川大哥，

你们来了？”

“哟？是冯老弟！”

应答间，冯慎几个轻纵，已跃至众人面前。

香瓜道：“冯大哥你来的正好，快帮俺赶走他们！”

“不可胡闹！”冯慎将香瓜拉到一边，冲霸海双蛟等人团团一揖。“香瓜不懂事，还望两位大哥与诸位兄弟别见怪。”

“那都没什么！”刘占川大手一摆，“冯老弟，听香瓜妹子说，老道长要赶你们走。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行咱们哥俩去帮着一起求求情……”

冯慎轻叹一声，道：“两位大哥多虑了，师父们让我俩离岛，是想叫我俩增长些历练。”

刘占海道：“原来是这样……”

冯慎又道：“哦，诸位远航劳顿，先请入屋说话吧。”

“成！”霸海双蛟点点头，朝手下们道，“把东西抬到屋里头，好孝敬老道长他们。”

众喽啰答应一声，搬起了带来的物什，跟在了几人身后。

走出没两步，冯慎突然想起一事，忙向霸海双蛟道：“两位大哥，听说光绪皇帝已经宾天……不知是否属实？”

刘占川奇道：“嘿，冯老弟你怎么会知道的？”

冯慎怅然道：“是我大师父观星卜算出来的……唉，看来是真的了……”

刘占海一挑大拇哥儿，道：“老道长还真是神了！没错，不光是鞑子皇帝死了，那西太后老妖婆也跟着玩完儿喽！”

刘占川又道：“如今那坐龙庭的，好像是个两三岁的小娃娃，他爹也跟着沾了光，当上了什么摄政王，等转过冬去开了春，就叫作‘宣统元年’了。”

冯慎眉头一蹙，问道：“光绪皇帝正当壮年，为何会突然暴毙？”

霸海双蛟互视一眼，笑道：“冯老弟你算是问对人了，朝廷的文书上说他是得急病死的，可咱们哥俩呀，却偏偏知道那里面的道道儿！”

香瓜将沙滩上一块石砾踢开，哼道：“你们又没在宫里瞧着，怎么会知道的？”

刘占海道：“香瓜妹子你还别不信，咱哥俩是没在宫里头，可前阵子，却劫了个打宫里逃出来的太监！”

香瓜道：“太监？他人在哪儿？咋不带过来让俺瞧瞧呀？”

刘占川笑道：“那种不男不女的东西有什么好瞧？早让弟兄们一刀宰啦。不过临

死前，那太监想要保命，啰里叭唆地说了好些宫里头的秘事，奶奶的，他也不想想，那些狗鞑子的乱乎事儿，谁稀罕听？”

冯慎道：“占川大哥，那太监说了些什么？”

刘占川道：“我想想啊……那太监说，他原来是敬事房的，今年刚入冬时，慈禧那老妖婆便患上了痢疾，跑肚拉稀的折腾了好几个月，人就差不多不行了。又过了几天，老妖婆身边一个叫什么张的太监头子找到他……”

冯慎道：“是小德张吗？”

刘占川道：“或许是吧，我当时也没细听……反正就是那太监头子给他了一碗‘塌喇’，让他给鞑子皇帝送去喝……”

香瓜问道：“塌喇是啥啊？”

刘占海道：“那会儿咱们哥俩也问过，那太监说，塌喇就是他们满洲鞑子的一种酸奶糊糊。”

“奶糊糊？”香瓜舔了舔嘴唇，“听起来倒像是很好喝……说得俺都想尝尝了……”

刘占川道：“哈哈，香瓜妹子，你要是知道那里头掺了什么，保准就没那个念头喽！”

香瓜一愣：“掺了啥？”

刘占川道：“砒霜！”

“那不是毒药吗？”香瓜叹道，“皇帝死得也真是冤，贪嘴喝了碗奶糊糊，就把自个儿的命丢了……”

刘占海道：“他喝那碗塌喇，倒不是贪嘴，而是实在饿极了。那太监还说，那时的鞑子皇帝被困在个小岛子上，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见有碗塌喇，哪会猜到里面下了毒？等鞑子皇帝毒发身亡后，那太监便去回信，慈禧那老妖婆听了后，竟喜得回光返照，直嚷嚷着‘他总算死在我前头了’。结果没出一天，就跟着蹬了腿。”

冯慎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这该死的老虔婆！”

刘占川道：“谁说不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好歹是自己的儿子，那老妖婆怎么忍心下那般狠手？”

冯慎摇了摇头，“光绪皇帝非她所亲生……”

“怪不得！”刘占海道，“后来那太监见老妖婆也死了，怕上边要杀他灭口，便偷了宫里财宝逃了出来，雇船行到沉沙岛附近时，正巧被弟兄们给盯上……嘿嘿，那太监捣腾出来的宝贝不少，干完了他这一票，帮中的弟兄们又能快活上好久喽！”

提起“大发利市”，霸海双蛟越说越兴奋。然冯慎因光绪之死讯黯然神伤，只是强颜应对两句。说话间，众人到了小木屋前，刘家兄弟与咸观道人等相见，自有一番寒暄。

接下来的日子里，万象岛上少不得开酒设宴，趁着众人热闹吃喝，冯慎与香瓜也各自备好了行囊。待喝完了腊八粥，霸海双蛟便打算返程。

等霸海双蛟与手下们上了“潜龙号”，冯慎与香瓜依旧恋恋不舍，迟迟不肯登船。

见冯慎和香瓜叩了又叩，咸观道人微微笑道：“好了，别让人家等得太久。”

香瓜眼中噙着泪花，“大师父，俺舍不得你们……”

冯慎也道：“是啊三位师父，再者说弟子对师门中的本事还没学全……”

花无声道：“没学全怕什么？笨小子、臭丫头，临行前我送你们一句话吧！”

冯慎恭敬道：“请三师父赐教。”

花无声朗声道：“千秋邈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

冯慎默念几遍，冲花无声叩首道：“三师父，弟子记下了！”

香瓜抹了把脸，道：“回来俺也不念书，俺就想好好伺候大师父和四师父……还有就是，再跟着臭穷酸学功夫……”

花无声笑道：“臭丫头，功夫还没学够吗？是不是还惦记着要打还我两个巴掌？”

提起这桩旧事，几人不禁莞尔。当年冯父初丧，花无声为让冯慎清醒，打过冯慎两个耳光。当时香瓜又气又心疼，曾发誓要打还回去。

此时听花无声又提及往昔，香瓜不由得脸上一红。“俺那会儿不懂事，玩笑话当不得真的……再说了，俺也打不过你呀……”

花无声叹道：“功夫再强，也会有老的一天。等我年迈老弱之时，别说是会武之人，就连个寻常的青壮汉子，也怕是对付不了喽……”

香瓜嗔道：“臭穷酸快别胡说，就算你老得动弹不了，那也还有俺和冯大哥呢，谁敢动你一下，俺跟他拼命！”

花无声笑道：“臭丫头还算有些良心！”

“那是，谁会跟你一样？”香瓜说完，又搂着空如师太的脖子道：“四师父，你别哭……俺和冯大哥办完大事，立马就回来看你……”

“这孩子……我哪里哭了？”空如师太拭了拭眼角，道，“香瓜，外头不比在岛上，遇事多让慎儿拿主意，你不可自作主张……”

香瓜哽咽道：“放心吧四师父，俺一直都听俺冯大哥话的……”

咸观道人道：“慎儿，方才你三师父送你一句话，那我也再嘱咐几句吧。”

冯慎道：“大师父请讲，弟子洗耳恭听！”

咸观道人轻轻说道：“你曾与那光绪帝意气相投，又与那肃亲王有莫逆之交，此番寻龙断脉，关乎着满清气运，你心里头，怕是有些踌躇不定吧？”

冯慎汗颜道：“大师父慧眼如炬，弟子之前，的确是举棋不定，总感觉有些对不起肃王爷……然如今弟子想明白了，私交是小义，家国才是大义，弟子绝不会去因小舍大！”

咸观道人点头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不因外物而强之，亦不因内情而夺之，是故能者，无所不能。更何况，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今居庙堂者，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微而任重，这样的朝廷，留它又有何用？慎儿，不需再有什么顾虑，只管放手去做吧！”

冯慎道：“弟子懂了！多谢大师父的开导和教诲！”

咸观道人长息一声，转过身去。“该说的也都说了，无声、空如，咱们回屋去吧！”

“是……”

花无声与空如师太向二人又看了一眼，便跟着咸观道人缓缓离去。

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冯慎一阵阵心酸，伏在地上又磕了几个头，早已是泪眼婆娑。香瓜也是泣不可仰，朝着三人追了数步，哭着大喊道：“大师父、四师父！你们要保重啊……三师父……你也多保重……少喝些酒……”

花无声身子一颤，“那臭丫头……叫我……叫我什么？”

空如师太二目紧闭，道：“三师哥，别回头……咱们一停脚，慎儿和香瓜更舍不得走了……”

花无声抹了把脸，故作强颜。“对对对！好容易打发走了那烦人的臭丫头，我得赶紧回屋清静清静！”

冯慎与香瓜在岸边望了好久，这才一步三回头地上了“潜龙号”。等行至沉沙岛，二人少不得在岛上盘桓了几天。因花无声识得那“龙脉图”上有满文“盛京”二字，而那“盛京”，实乃如今关外奉天城的旧称，因此冯慎决定，要先去奉天一探。

此去奉天，千里迢迢。霸海双蛟又点起数名亲信，打算护送二人前往。待与刘老爷依依惜别后，“潜龙号”破浪起航，载着众人一路北向。

沿途起居停靠，俱不一一细表。这一日，船过登州成山角，已近辽东海域。眼见

快要抵达东北地界，霸海双蛟不觉有些兴起。

刘占海道：“咱兄弟们看惯了江南的山水，还没见识过东北那茫茫的冰天雪地呢，趁着初春冰雪尚未全消，正好去瞧个够！”

“就是！”刘占川咂巴了几下嘴，道，“听说那边还有种叫作‘烧刀子’的烈酒，味醇劲大，哈哈，一到了岸上，咱们就先去搞个十坛八坛的来尝尝！”

众亲信大多好酒，听得刘占川此言，皆轰然叫好。

见手下们纷纷响应，刘占川大手一挥道：“弟兄们都加把劲儿，把咱们的‘潜龙号’开得再快些，明天这个时候若能赶到营口，咱们就可以躺在那热炕头上，大碗大碗地痛饮‘烧刀子’了！”

冯慎闻言，蹙额道：“占川大哥之意，是打算先到营口？”

刘占川想也没想，道：“没错啊！”

冯慎道：“依我之见，咱们不宜从营口入奉。”

“不宜？”刘占川一怔，从桌上拉过一张海图道，“冯老弟，咱们不是要去奉天城吗？先到营口没错啊！”

刘占海也指着海图接言道：“是啊，咱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在这里，先朝西再转北航到营口，顺着大辽河、浑河逆流而上，直接就能行至奉天城啊！”

香瓜白了霸海双蛟一眼，“大龙、二龙你们别吵，听俺冯大哥怎么说。”

冯慎笑笑，对霸海双蛟道：“两位大哥所指的路线，确是入奉的捷径，然对咱们一行而言，却非适宜之选。我记得日俄之战后，营口港便为日本出兵霸占，那里龙蛇混杂、暗流汹涌，若‘潜龙号’再沿内河航行泊靠，又太过惹眼，极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也对。”刘占川挠了挠头，道，“既然营口去不得，那咱们从哪里入奉呢？”

“从这里！”冯慎说着，伸出手指在海图上一点。

余人聚前看去，发现冯慎的指尖落处，正应着海图上“安东”二字。

“安东？”

“对！”冯慎道，“这安东与朝鲜国划江为界，原来设有边陲榷场互市，然屡经战乱，那里早已变得人烟稀疏。你们来看，咱们先行至安东，从鸭绿江入海口北上，待沿江寻个僻静处再弃船登岸，改走陆路赴往奉天城。”

霸海双蛟互视一眼，齐齐点头。“行，就听冯老弟安排。弟兄们，北偏东转舵，改道安东！”

又行了一昼夜，安东港已然在望。趁着东方未晞，众人将“潜龙号”半沉于水面之下，悄悄穿过港口，驶入了鸭绿江中。

透过舱中的几处瞭望孔，众人向沿江两岸瞧去，正如冯慎所料，江畔上萧索凋敝，一片肃杀。沿岸纵有几所民居散落，也尽是梁倒墙塌、空余着断壁残垣。

刘占海看了一阵，叹道：“这里咋还荒成了这副鸟不拉屎的模样啊……”

冯慎愤道：“辽东之地，位处海陆要冲，俄国人与东洋人都觊觎已久，两国各不相让，最后于此处刀兵相向，反累得咱们的百姓枉死、生灵涂炭！”

“他奶奶的！”刘占川怒道，“狗日的俄国佬、该死的东洋鬼子！”

冯慎长息一声，道：“外寇固然可恨，但究其根本，还是因为那满清朝廷的软弱无能啊。想那雄汉盛唐，国强民富、四夷臣服，若有犯我华疆者，虽远必诛！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豪迈啊！”

刘占海道：“说的也是！总归还是赖那狗朝廷不中用！冯老弟，要不你挑个头，咱们弟兄跟着你反他娘的吧！你本事大，人性又好，等占了紫禁城，你做皇帝老儿，封我们哥俩个‘镇海大将军’什么的当当！”

香瓜喜道：“也成啊，到时候俺不就成了娘娘了？”

“胡闹。”冯慎也知几人是在打趣，笑骂一句，从又瞭望孔向外看去。

正看着，船身突然一阵颠簸，霸海双蛟没有防备，差点儿将脑袋双双撞在舱壁上。

“奶奶的！怎么回事？！”

霸海双蛟才高喊了两声，便有一个把舵的亲信匆匆来报。

“两位当家的，前面江道上冰层结得太厚，不好走啊。”

刘占川将眼珠一瞪，喝道：“咱们这潜龙号是经过大风大浪的，区区的江冰难道还撞不开吗？”

那亲信道：“二当家的，潜龙号遍体精钢铁板，硬要破冰而行，那也没什么不可。但越向北行，冰层也就越厚，总不能一路颠簸着过去吧？磕磕撞撞的，咱这里面的人也吃不消啊。”

刘占海道：“冰层再厚，也冻不到江心，将潜龙号下潜，避开冰层不就成了？”

那亲信苦着脸道：“大当家的，这里可不比在海中。这鸭绿江也就个几丈深浅，咱们潜龙号吃水太大，半潜着都快触到江底了，要是全沉下去，估计不出二里路就得搁浅呐。”

“也是……”霸海双蛟犯难道，“这下可真他奶奶的麻烦了……”

冯慎道：“两位大哥莫急，先将潜龙号升起，待我去舱顶一观！”

“好！”霸海双蛟答应一声，便命手下依言而为。

等着潜龙号全浮于江面后，冯慎已带了海图，与香瓜、霸海双蛟等人攀至舱顶之上。

迎着凛冽的江风，冯慎向四面凭高远眺。江东荒草萋萋，是为朝鲜国境；西北探出一尖狭屿，将江流隔分出一道小汉。临汉群山环峙，峰谷间城壕相衔，只可惜本一处雄关险隘，奈何几经硝烟炮火，如今已然是台址颓残。

香瓜看了一阵，指着西岸道：“冯大哥，那些城楼都破兮兮的，像是被炮打过。”

冯慎依图而辨，道：“看来，这里便是那九连城了。”

“九连城？”余人一怔。

冯慎点点头，轻声吟道：“九连城畔草芊绵，鸭绿津头生暮烟。对岸鸟鸣分异域，隔江人语戴同天。皇仁本自无私覆，海国从来奉朔虔。分付边人慎封守，莫教樵牧扰东田……”

霸海双蛟由衷赞道：“冯老弟可真是能文能武呐。一提出个地名，你就能顺口作出诗来，哈哈，不愧是花先生的高徒啊！”

冯慎道：“两位大哥誉我太过了。方才的诗句，实乃明人王之诰所作。当年他镇守辽东，沿鸭绿江巡视，途经九连城观两岸风土，这才有感而抒。”

香瓜问道：“他诗里都说了些什么？俺听不大懂……”

冯慎微微一笑，遂将诗中大义释出，并道：“当时此处也设有榷场，以供本地百姓与江对岸的朝鲜人易物换银、互通有无。”

香瓜听罢，向九连城的方向看了看。“可眼下咱这边都荒了，朝鲜人那边的买卖，怕是也做不成了。”

“他们还哪有心思去做买卖？”冯慎叹道，“在万象岛时，我曾听三师父论及各国时局。三师父说，如今的朝鲜，早便更名为‘大韩帝国’，不再为清廷附属。现任的君主李圻，则沦为东洋人扶植的傀儡。在日本军政的欺压与掌控下，他们的君臣蒙遭屈辱、子民备受奴役，所谓的‘大帝国’，已然是名存实亡。”

刘占川道：“难怪这沿江两岸如此萧条，原来全叫那伙东洋鬼子给祸害了个遍！奶奶的！这东洋鬼子真是可恨！大哥，等冯老弟的事办完了，咱带着兄弟们往他们那破岛上闯一闯，哼哼，杀几个鬼子出出气！”

刘占海刚应了一声，底下一帮亲信便起了哄。“好哇！好哇！杀几个东洋鬼子，再去抢几个东洋娘们儿！兄弟们也好开开那‘东洋荤’哇！”

“呸！”香瓜向下嗅道，“再敢不三不四地浑说，俺把你们全扔下船去！”

“哈哈……”刘占川笑骂道，“都听见没？别老惦记着那点儿破事，老子都替你们臊得慌，真他娘的没出息！”

又说笑一气，刘占海道：“冯老弟，眼下你如何打算？”

冯慎又看了看海图，向西北指道：“劳诸位将船开至那边汉岸，我与香瓜就由此处登陆吧。”

“好！”霸海双蛟齐应，吩咐下去。

等潜龙号在岸边靠稳，冯慎与香瓜已背好了行囊，正欲辞行，却见霸海双蛟也各拎了一个包袱。

冯慎奇道：“两位大哥，你们这是？”

刘占海将包袱往身后一系，笑道：“冯老弟，我们哥俩再送你们一程。”

香瓜喜道：“大龙、二龙，你们说真的啊？”

“那还能有假？”刘占川道，“我跟大哥早就商量好了，无论如何，也要陪着你们去那奉天城走上一遭！”

冯慎犹豫道：“两位大哥的好意，小弟心领了，只不过……”

刘占川道：“怎么着冯老弟，你是嫌我们累赘吗？”

冯慎道：“占川大哥哪里话？此番入奉行事，凶吉未卜、生死难料，怎好让你们随我赴险？”

刘占川拉下脸道：“冯老弟要这么说，就是不拿咱哥俩当兄弟看了！”

“是啊！”刘占海也道，“我们哥俩本事虽然不济，可胆气还是有一些的，别说是去个奉天，就是鬼门关也敢闯上一闯！”

香瓜道：“冯大哥，大龙、二龙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就带上他俩儿吧。”

“那好，”冯慎点点头，一指船上几名亲信，“然两位大哥一走，这些兄弟们该如何是好？”

“这个不必担心！”刘占海道，“就让他们留下守船好了！这里地处偏僻，船上又有吃有喝，够他们逍遥快活好久了！”

一名亲信笑道：“大当家的，船上是不缺酒肉，可总待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也会

闷得慌啊，要不你们带上我得了，给你们背个行李什么的也行呐……”

刘占海道：“海砺子你少嬉皮笑脸，这阵子你就老实待在船上，哪里都不准去！”

刘占川也道：“大哥不提我还忘了，这小子老管不住自己的裤腰带。海砺子你可听好喽，若敢撇下潜龙号去寻娘们儿，老子回来后，定不轻饶了你！”

“这荒郊野外的，上哪找娘们儿去啊？”海砺子嘟囔一声，道，“两位当家的只管放心，要潜龙号少一颗钉子，你们回来把我阉了都行。”

“他奶奶的！”刘占川笑骂道，“若潜龙号有个闪失，别说是阉了你，就算把你活剐了都不抵罪！行了，不跟你们废话了，冯老弟、香瓜妹子，咱们这就出发吧！”

与众亲信作别后，四人便弃船上岸，进入了九连城。受兵燹之祸，城中屋宇崩圯、人迹难觅，没有一丝半点的活气。放眼望去，满目疮痍，废墟之下，也不知埋压着多少具尸骸，往往拨开一堆残砖碎瓦，便会有几节枯骨露出。

惨象触目惊心，让人不忍观睹。四人不欲在城中久驻，又向着西北继续前行。然与九连城一样，沿途的村郭镇甸皆是人烟绝迹，似乎这方圆百里，都已沦为了不毛之地。

四人越向前走，心情便越是沉重。霸海双蛟嫉恶如仇、性烈似火，少不得又将俄国人的姥姥、东洋人的祖宗问候了个遍。

辽东多山，一路上难免要攀峰越岭，好在四人皆负武功，对那跋涉奔波也不以为意。然行程一久，四人的功夫修为，便渐渐分出了高低。冯慎与香瓜尚在疾行，霸海双蛟的脚力却有些不济。

又越过了一道横岗，日头已然西偏。见岗下坐落着一个小村子，刘占川赶紧叫住了行在前方的冯慎与香瓜。“冯老弟、香瓜妹子……你俩且等上一等……”

香瓜回头一瞧，奇道：“二龙，什么事？呀，你咋这一头大汗的？”

刘占川抹了抹脸，赧然道：“自打晌午停下来吃了些干粮后，咱就一直没停过脚……说老实话，我与大哥都有些吃不消了……”

香瓜见刘占海同样是疲态满面，不由得挠了挠头。“你俩真是没用呀……那怎么办呢？总不能俺和冯大哥背着你们走吧？”

“那倒不用。”刘占川向岗下一指，道，“前面有个村子，反正天现在也快黑了，咱们去那里头歇上一宿吧？”

香瓜向村中打量了一番，皱眉道：“俺瞧那村子里静悄悄的，八成也是荒了，你俩再咬牙撑上一阵吧，没准再走两个时辰，就能寻到个有人家的村镇了。”

霸海双蛟苦着脸道：“香瓜妹子，咱哥俩可不比你与冯老弟啊。别说两个时辰，再走二里地都够呛。”

香瓜还欲说，冯慎摆手道：“就依二位大哥的，今晚不赶路了，就在那村中找个合适的地方过夜吧。”

“太好了！”霸海双蛟喜道，“那先让我们哥俩缓口气，待会儿就进村……”

“还缓啥呀？才这么点儿路，抬脚就到啦！快！俺替你俩背着行李总成了吧？”香瓜说着，便去解霸海双蛟身上的包袱。

霸海双蛟急急推辞，“这哪成？使不得！”

“行了！”香瓜不由分说地抢过包袱，往自己身后一背。“别打肿脸充胖子了，走啦走啦！”

不出所料，岗下的村中果然是死寂一片。四人入村后，正打算寻处空宅止宿，忽见一条巷子里钻出个汉子来。

那汉子瘦长脸、薄嘴唇，眉额微拧、略显憔悴。乍见有人，那汉子不禁一愣，继而回过神儿来，走至近前将手一伸。“喂，有没有吃的？分我一些！”

“他定是饿坏了。”香瓜急向霸海双蛟道，“大龙、二龙，快拿些干粮给他吃。”

霸海双蛟笑道：“香瓜妹子，咱哥俩的包袱，都在你身上背着呢。”

“瞧俺这记性！”香瓜一拍脑袋，将几个包袱取下翻找。“哎？你俩把吃的放哪个包啦？”

刘占川一指，“在我包袱里，就是那个！”

香瓜打开后，抓出两个馒头和一包肉干，递给那汉子。“给，拿着吃吧。”

那汉子也没客气，接过来就往嘴里塞，没几下便吃了个风卷残云。

霸海双蛟笑骂道：“他奶奶的，人不大饭量倒不小！”

冯慎摆了摆手，向那汉子道：“兄台吃饱了吗？若是不够，再给你取些来。”

那汉子将肚皮一拍。“不用了！”

冯慎又问道：“那不知兄台如何称呼？可是这村中人氏？”

那汉子道：“我也是过路的，至于我的尊姓大名吗，嘿嘿，你们少他娘的来打听！”

“嘿？”刘占川怒道，“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再敢耍横，信不信老子揍得你满地找牙？”

那汉子拿指甲剔了剔牙，轻蔑道：“怎么着？想动手吗？”

刘占川正要发作，冯慎赶紧拦下。

香瓜也不忿道：“你这人也真是，俺们好心给你吃的，你不道谢也就算了，干吗还要拿话挑事？”

“不就是两个馒头、一包肉吗？我给你们磕几个头总抵得过了吧？”那汉子说完，还真的跪在地上，梆梆磕起头来。

香瓜一怔，赶紧去扶。“你这是干啥？谁叫你磕头了？”

那汉子顺势起身，笑道：“东西我吃了，头我也磕了，那咱们现在是不是两不相欠了？”

见这汉子行止有些疯癫，香瓜与霸海双蛟也不再与他计较。“行了行了，你快走吧！”

“既然如此，那我可要告辞了！”那汉子转过身，抬腿正欲走。

“兄台且慢！”冯慎微微一笑，踢了踢脚下的包袱。“馒头与肉干，你大可再带些去，但请将银票与细软留下！”

那汉子面色一变，“什么银票、细软？”

“还用在下点破吗？”冯慎又道，“香瓜，你瞧瞧那包袱里可曾少了什么？”

香瓜赶忙向包袱中一掏，“呀，咱们的银子没了！冯大哥，难道他是个摸包的贼？”

冯慎道：“他应该不是一般的小贼。说来惭愧，若非察觉到包袱的分量不对，我现今还不知银钱被他盗去。想来是他趁着作势磕头，悄悄将银两窃入自己怀中。如此的神不知鬼不觉，真可谓是妙手神偷啊！”

“奶奶的！贼小子不长眼，居然偷到你祖宗头上来了！”霸海双蛟勃然大怒，一左一右地向那汉子扑去。

那汉子身形一矮，避过刘占海打来的拳头，又疾疾在地上一滚，使招“兔子蹬鹰”，直直踹中了刘占川小腹。

刘占川的本事虽不及冯慎与香瓜，可拳脚施展起来，七八个寻常的会家子也根本不放在眼里。他一身横练，受那汉子一脚自然是不痛不痒，仅后退了几步，便站稳了脚，扑着身上的土道：“哈哈，还会个两下子？这下可有意思了！”

刘占海也乐道：“贼小子，还有什么本事全使出来，我们哥俩陪你玩玩！”

香瓜哼道：“大龙、二龙，现在你俩咋不嚷嚷着喊累了？”

霸海双蛟笑道：“有架可打，那还累什么？”

那汉子瞧出苗头不对，暗抓了一把沙土在手。“他娘的！你们这么些人打老子一个，